

灵魂之路

——顾城的一生

江熙 万象 著

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顾城



灵魂之路

——顾城的一生

江熙 万象 著



(京)新登字 099 号

内 容 简 介

顾城,作为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占具重要位置的天才诗人,他坎坷、传奇的一生,如同他的诗歌给世人带来强烈的精神震撼。《灵魂之路——顾城的一生》是一部真实记录顾城一生的传记文学,它以祥实的资料、优美畅达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了顾城自诞生到成长、成名、直至自杀身亡的全部生命历程。本书首次向读者展示了顾城那鲜为人知的童年,少年时代的往事,对生活童话般的幻想和渴望,对诗歌执着的追求,以及与同时代其他著名诗人的交往,尤其精彩地描绘了他短暂一生中神奇的情爱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之路:顾城的一生/江熙,万象著,—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5.12 ISBN 7-80076-762-0
I. 灵… II. ①江… ②万… III. 诗人一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097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楼 邮政编码 100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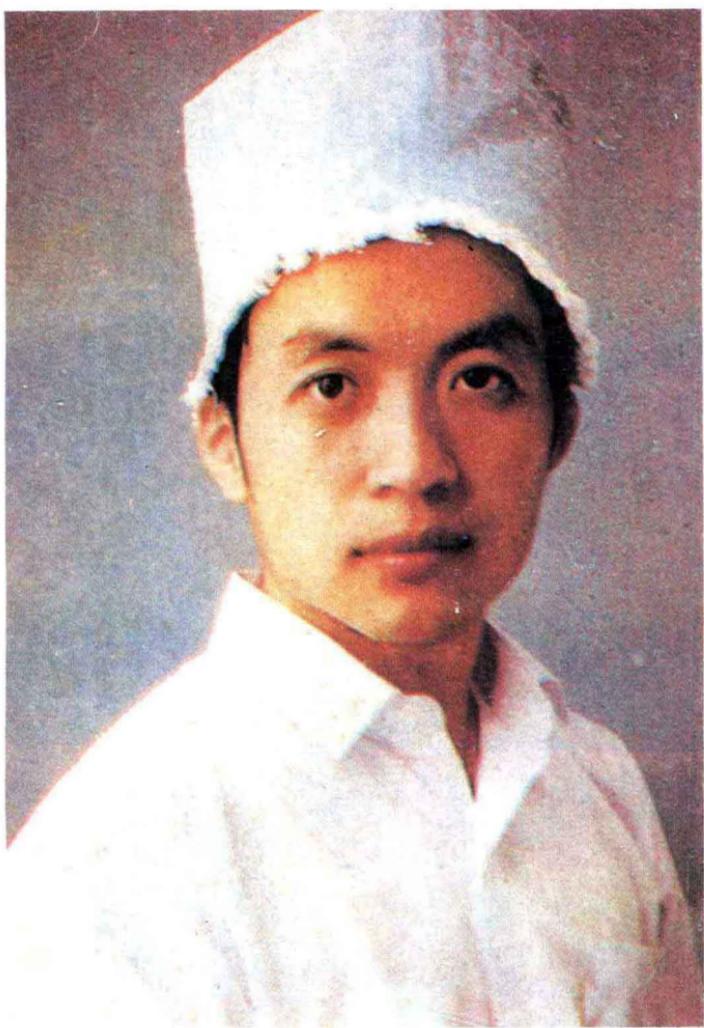
南京江南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3.6 印张 327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6.80 元



顾 城(1956—1993)



顾 城



谢 烨(雷 米)



李 英(英 儿)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英和刘湛秋

王老师：

您好 我终于软极了，找到
了光明。于是朦胧便化为了彩虹，在初
⑩国美丽的天空中，美丽着。

尽管如此，我也是伤心不太是
得伤心么？给我一些 ~~鼓励~~ 吧。

呵，我在好几个地方，(别物)看
见您了，是朦胧或兼镜犯。

您别生气，这次您寄给我小朋友
一诗，双倍的尊敬。

祝您幸福、发春、发家

留印生 顾城 8.31

天，但气候温暖，一般 15°C 左右。只穿一件薄毛衣就行了。这
天早晨你有事，寄到过事的时候，山谷里还很冷，真像
仙境。我穿去海边，太阳很难照得透，也没有人，
可以捡拾到好看的贝壳以及好吃的野生的东西，一连东西，
很开心。想你在国外的日子，生活寂寞，国内也有
国外的生活。比如近期签证之类，或許尚且顺利
很多。实在不行，或或许还得回国，不知道你喜
欢吧。但我相信你会喜欢的，这个季节正好
去。还有就是你和他还要选择一个地方去旅行，
选择去国外、内地，以后再联系！

李英

李英

李英手迹(李英写给王燕生的信)

第一届“青春诗会”(1980、7、20—8、21)

十七位青年诗人的签名

目 录

想象、激情与旁观者(代序)	黄 凡	1
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	王燕生	4
第一章 生命的白昼还没开始 10		
秋天的孩子		11
幼儿园的时光		17
“革命斗争”三阶段		20
爷爷的小天使		34
我将来是诗人		39
课余的故事		44
第二章 那张脸被风暴摸过 49		
在《昆虫记》之中		49
养蚕和发明“茶叶”		57
牧猪生涯		65
从《生命幻想曲》到《无名的小花》		70
西家歌声		75
第三章 木锯的拍节 86		
回到北京		86
第二次“热恋”		90
为“巴黎公社”而工作		96
我是个任性的孩子		99
第四章 时间恢复了生机 107		
第一次发表.....		107

点燃朦胧诗之争	112
第五章 我成了路牌	126
“今天”的诞生	126
青春的乐章	131
关于舒婷	135
关于食指	145
关于黄翔	148
我寻找美	152
颂歌世界	163
第六章 在你的爱恋中活着	169
那是多么偶然的事	169
两地情书	177
游戏中游戏	194
第七章 它们追你走纯洁之路	208
在昌平:天蓝色的裙子	208
英儿和树熊	217
告别北京	224
第八章 你在等海水吗	229
在法兰克福机场	229
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	232
伦敦的心跳	242
第九章 房子是木头做的	247
离北京一万零四百零七公里	247
到了我要到的地方	254
像一个婴儿那样醒来	260
小木耳	264
多么遥远的	270
水晶和光	273

第十章 一个人不能避免他的命运	284
欲望的山顶小屋	284
玻格家的中国女儿	292
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299
幻灭的天国花园	305
出走	312
《英儿》：流逝与忏悔	316
第十一章 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	324
重返激流岛：最后一次生日	324
“雷，我们在一起无往不胜”	329
“我都想把这本书烧了……”	333
此生对不起闵福尔	339
“上天罚我，让我爱她们”	345
“顾城，我有多痛苦你知道吗？！”	350
木耳的妈妈要走了	357
有万般不幸也应是乐境	363
第十二章 闭上眼睛的时候 很蓝	382
顾城大事年谱	406
在六点钟的地方歌唱（代后记）	万象 412
感谢顾城（编后絮语）	曲振海 416

想象、激情与旁观者

(代序)

黄 凡

在海子卧轨之后，只有顾城的死再次引发了众多的争议。由于这个事件背负着暴力、性爱的名声，对顾城而言，无形中削弱了可能把它作为文学现象评判的力量。顾城的对立面是一个卧轨的圣人——海子，他把自己消融在诗歌的宗教之中了。但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真实的个人生活、文学企图、精神姿态永远是个人性的，任何期望分享的企图，都会带入、感染另一些人的精神杂质、臆断，崇高的或低俗的甄别。顾城的死同样地面临这一问题。在歌舞升平的世界之外，他面朝着真实。然后我们面朝着虚构。所以他的一生对我们始终是个谜语，一个引力的中心。人类的分析力量从未象今天这么强大，也从未象今天这样的无奈，它无法判断千万个个人的情感生活的是是非非。《灵魂之路》是爱护着顾城的那些人的内部传言，一篇扩大了的庭辩词。一批鲜为人知的材料被首次抛入急旋的争议中，将成为共识或成为被人攻讦的把柄。激流岛外的生活、英儿的照片等被这部书首次披露。作者凭藉材料小心翼翼求证着一位天才的诗人、哲学家。顾城的天真和对情爱生活心存的妄念，是常人乐意想象但怯于实践的两极。两者强烈的反差助长了人们的幻觉，而不是增强了人们的判断。他的暴力的结局，成了一些历史主义者抹杀他从前光芒的物证，一个精神病病例。也许，现象上这多多少少有些真实，但事实是它们在顾城的生活中只是一些瞬间、闪念。我们太过于习惯在生活中容忍历史主义的精神判别。既往的荣耀与最后的刑事案例在道德上不相容时，我们容易变得简单，甚至轻率，非白即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上升至我们的头脑。

要么为漆黑的暴力结局寻找一个肮脏的历史来源；要么为光荣的历史安装一个惊人的爆炸性文学结局，用以化解暴力所必须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

无论如何，顾城的生活是他自己极力营造的一个乐园。18世纪的精神、物质倾向，20世纪前期的诗歌倾向，20世纪后期的性爱倾向，如何在天然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支点呢？这部书揭示了一种观察。但人们很难从他的诗歌里发觉离奇生活的负片。唯剩意象是人们感到陌生、新鲜的，但作为营造者，他太过分熟悉它们的自然形态了。人们稔熟的、崇尚的生活，是顾城生活里的一个障碍。它像一堵高墙，使他感到陌生、自觉无助，隔断了通向自由精神城堡的道路。他是他自己的风俗学家，他为自己建立了奇异的爱情风俗，表面上似乎实践着西方50年代的“三人行”理论，但实际他的行为与这个理论仅仅是个偶合。天然的哲学禀赋，为那些人们津津乐道但震动不已的生活，提供了一些自圆其说的精神见地。自然天成的童年、少年，与遁世万里的青年，之间的断桥起源于爱情，终止于情爱。一个人的历史起源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日后精神风貌，这其中有许多偶合天成的机缘、他的敏感和迟钝乐于扫视的生活、精神地带。顾城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场景、自然景观，是使他的诗歌风筝飞起乃至飘浮高空的线源。他拒绝世俗生活的精神姿态，也象他钟爱的植物，是自然天成的。对社会工作的恐惧为他建造世外的生活提供了力量。陌生、新鲜是诗歌与情爱的唯一相似之点，他像一个形式主义者，需要生活依附在一种他熟悉热爱的形式上。他喜爱的手工艺、不停修造的房子、头顶上的高筒帽，不过是他的诗歌的别样的物质形态。与其说他是个童话诗人，倒不如说是个城堡诗人。他的精神气质使他向着历史倒行着。在他纯若天使的童年、少年生活之后，谢烨开始向他提供了陌生的爱情范本。在这种保障的后面，他开始漫不经心调理他的仪式。英儿的出现，使顾城与谢烨之间的精神水晶停止了生长。英儿热爱物质生活的潜在态

度本与顾城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在谢烨的后期，这种潜在力量也被无名状地煽动起来。但这些变故只与心灵中那些飘浮的东西相关，它们永无定处。顾城的坚定信念暂时使它们抛下铁锚。作为一个敏感的女孩，英儿承受了这个社会教给她的一切欲望——物质的、精神的、肉体的，并再也无法摆脱，再也无法恢复简单的生活。顾城、谢烨、英儿的三人行，因此珍奇又令人困顿。顾城与谢烨的爱情，顾城与英儿的性爱，象一部书的书页，但很难按顺序排列起来。

对于我们顾城永远是一个名字，我们只能构想他的出生、死亡，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丰富、炫丽、迷人的生活。对他而言，生活永远要大于诗歌。至于诗歌带给他的恩惠、激情，是他料想不及的。他热爱着的那部分生活，人们很陌生，易回避和推委。很多人由于把诗歌看得太沉重，以致蓄意培养起怪癖，违背着自身的天性，走窃取名声的捷径。顾城足以使他们震动。诗歌是自然生长的钻石，它拒绝人工培植。敏感诗人的一生象一颗流星划过天穹，使一些人的精神振奋，使一些人更盲目。

对顾城一生的此种评断也只算一种说法。确凿的是，顾城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哲学家、女性的崇拜者，在生命的终点，他又是一位自悔的罪人。

1995年6月22日

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

王燕生

两本书：《英儿》和《魂断激流岛》。

两个人：顾城和李英。

他们各自说着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点发生的相同又不很相同的故事。

我像隔在一条滔滔大江的此岸，目光可以抵达，但走不进那个故事，走不进属于他俩的世界。

回过头来，我走进内心，走进昨天，走进与顾城和李英相识的日子……

关于顾城

我不知道顾城的灵魂是否已经安歇。他的荣辱、他的幸福与痛苦，是否已经有了寓所。对他的谴责或惋惜，他也永远不会表示赞同或表示一个“不”字了。

像他活着的时候留给人间很多一样，他的死也还会活在人们的口头和历史记载里。生命的消失，并不等于终结。

1979年1月，诗刊社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大型诗歌座谈会。它预示着诗歌春天的到来。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到会讲话，提出每省都可以有自己的诗歌刊物的设想。王震还专门举办电影招待会，款待各地来的诗人。临闭幕，墙上贴出一张建议设立“中国诗歌节”的呼吁书。签名者中有顾工、顾城父子俩的名字，虽然他们都不是会议代表。当时，顾城的名字在“民间”正悄悄流传，像这样在“全国”亮相，大概是第一次。同年

《诗刊》11月号第一次把“顾城”变成铅字，发表了他的《歌乐山诗组》，较舒婷的《致橡树》在同一刊物晚七个月。

个头不高，略显宽厚，一双大眼睛、一颗大脑袋，这是顾城1980年7月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时留给我的印象。在我心中他永远都是那个带点腼腆的大孩子。他们象是农村包围城市，姐姐叫“乡”，他叫“城”。也许是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一个，至少母亲对他是溺爱的。他和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四人没有住在会上，每天早来晚归。好几次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反复叮咛照顾顾城，就像怕一个儿童会在人群中迷失一样。1981年，顾城申请加入作协北京分会时，又是这位慈母给我打电话，让我向有关方面推介推介。这份沉重的母爱，不知顾城是怎样承受的。

话不很多，却不乏幽默，甚至突发的一些奇思异想让人一时回不过神来。那是些带着童话色彩、不沾人间烟火的妙语。他随父发配到海滩养猪的时候，由于孤独、贫困和人间仇恨带来的极大压抑，使他在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到慰藉，在那里营造自己的天堂。他可以和蚂蚁对话，他觉得一只瓢虫背上的斑纹、色彩和图案，比国徽要美丽动人得多。

这届青春诗会，发了他的《小诗六首》。后来，我的一位写诗的朋友不无忿忿地对我说：顾城的《弧线》是什么东西！鸟儿风中急转弯是弧线，小孩拣硬币是弧线，那么，小孩撒尿还是弧线呢！我对他说：第一，在顾城之前还没有谁这样写过《弧线》，何况，至少“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不是很有些意味么？第二，顾城至少没有写小孩撒尿。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后来对“朦胧诗”为什么会展开那么长的，而且是永无统一结论的争论了。褒也罢，贬也罢，“朦胧诗”的的确确吹皱了一池诗水，诗歌观念急速转变，致使中国诗歌出现新的局面，均以此为契机。作为“朦胧诗”主将之一，顾城的诗已超出其自身的含义。

有一个问题大概是顾城创下的“中国之最”。刚出道时不说，到

1984年、1985年，他已声名鹊起，却还是给许许多多小报小刊物稿，包括那些县级内部刊物。有的稿酬仅三元两元，甚至几角。不少人对此大惑不解。我是见过他小本本上的“联络图”的，都是些报刊名称、地址。他几乎没有过工作，他要吃饭。

他还做出过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了名了，各地请他参加诗歌活动或讲课的多了。人家邀请的是他，可他几乎都是与谢烨比翼齐飞。有一次贵州某地开诗会，他们真地飞去了，机票、食宿，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那些经费紧张的难免不捏一把汗。而顾城的人生辞典中的恐怕根本没有这些辞条。这也是这位童话诗人天真可爱之处。

很长一段时间，他给我寄稿，与谢烨结婚前后，总是附上谢烨的一些诗。我信中对他说，这么多年了，你也该长大一些了，不能老在童年的梦中。我对他说，他的诗有些小家子气，缺少那种拥抱历史和世界的开阔和穿透生命的力度。不知我的话是否伤害了他、恼怒了他。至于谢烨的诗，至少在寄给我的那个时候，写得简直和顾城一模一样。我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顾城才能成其为顾城。我平时轻蔑那种“小上海”、“张蓉芳第二”之类的赞誉。好象永远不允许独具个性的奇迹、高峰出现一样。因此，我没有选留谢烨的诗，只是期待她从顾城的光辉中走出来。这点，还望她在天之灵多多原谅。

是1983年，还是1984年呢？顾城给我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王老师：

您好，我终于积极了，找到了光明，于是朦胧化为了彩虹，在祖国美丽的天空中，美丽着。

尽管如此，我还是信心不太足，您有信心么？给我一点吧。

呵，我在好几个地方（刊物）看见您了，是朦胧嫌疑犯。

您别生气，这次还寄上我小朋友一诗。双倍的尊敬。

祝您发福、发表、发家

留级生 顾城 8.31